

舞臺劇本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至六時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惠美·林于竝·徐堰鈴·黃致凱·魏瑛娟（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

會議記錄：廖宏霖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七屆臺北文學獎舞臺劇本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九十件，經初審後共有八十二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吳思鋒、許正平、傅裕惠、曾瑞蘭於三月三日在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一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由李惠美、徐堰鈴、黃致凱、魏瑛娟共同推舉林于竝擔任主席。本屆舞臺劇本類需選出四個獎項，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李惠美：這次的作品有點像放煙火，可以看到很多新的想法和創意，但多屬於形式上的突破，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在學院不太講究結構了？我讀的時候像在拼圖，一直拼不出一個比較能完整回應主題的東西，很有挑戰。劇本不只要能讀，還要做，但很多作品感覺提出形式上的嘗試，讀著一句句似乎很有趣，卻拼不出所以然來。其中好幾篇虎頭蛇尾，開頭很好，後面都散掉了，結構性的崩潰導致結果不理想，很可惜。我擔心連當觀眾都要被挑戰。

魏瑛娟：這次的作品大概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比較有傳統的劇本結構，對話嚴謹，有個結構或節奏在走，另一類就像放煙火，比較散，讀者或觀眾得自己去拼湊訊息，你怎麼拼，讀到的訊息就不太一樣，我在思考這兩類劇本放在一起比合適嗎？另外，我覺得這次的議題很有趣，很多關於政治、戰爭、國家或自我認同，這跟我前幾年評審時很不一樣，特別是自我認同與社會、世界關係的討論反覆出現，我滿好奇年輕世代是怎麼看待這些問題的，有些作品的語彙甚至感覺不是臺灣本地用法，呈現了不同文化脈絡下的認同思考。所以我評審時會特別關注作者怎麼看待自己，以及想跟觀眾溝通什麼。

林于竝：我也有感覺到這一屆對議題非常尖銳及自我，這種尖銳度好像還滿少見的，非常直接、衝撞，前幾屆沒有這麼強烈。我想提出一點，就是要不要把「可演性」作為我們評估的標準？我想這會是個問題。當然所有劇本都可以演，但我們還是把它放在已知的導演或表演概念裡去評估，而不是當作一個挑戰導演的未知文字。另外，我也與惠美與瑛娟有同感，很多劇本非常耽溺在文字裡

面，沒有結構，對我來講，結構是一個內在邏輯的問題，即使沒有傳統角色或情感，人物、環境、事件之間至少要建立起內在邏輯，讓讀者或觀眾可以去多方照映，而不是直接用「說」的方式談論議題。總體而言，技巧上似乎沒什麼進步，雖然仍有少數亮眼的作品，但有幾個劇本確實非常直拳、直面，文字在處理理念跟慾望的關係上也很有犀利，這一點滿有趣。

徐堰鈴：我覺得這次的作品在內容上有幾個特性：第一是寫了滿多世界戰爭、地球浩劫、末日，或地球已經是地獄之類的主题，比如〈剩日〉、〈神說〉、〈地獄有哭聲，你聽見了嗎？〉。除了末日地獄感，另外還有一種是列舉大量知識資訊的形式，或模仿 AI 或 Chat GPT 的方式，例如〈地獄有哭聲，你聽見了嗎？〉把歌隊代換成輿論，〈神說〉裡也很多資料式的直接呈現，這種方式會讓讀者很有壓力，像現代人被大量資訊包圍的精神狀態。還有一種劇本會提到精神出口、心理治療、性濫交等等，也跟密集資訊環境下的精神狀態有關。總結來說，作品比較多集中在地球環境惡劣、政治鬥爭與戰爭、科技太快、媒體氾濫等議題，還有描繪人類尋求心理治療與和解等敘事，讀完心情滿沉重；這種有點赤裸、有點暴力的環境控訴是以前沒出現過的，也滿像有些劇裡討論實體／虛體、宇宙認知等哲學思考，像〈神說〉裡講「神」是大數據總和，和最近探討宇宙科學的思維很緊密。這些劇本雖然各有缺失，但疊合起來好像新物種的誕生，是現在、當下的人類在意的新的內容。

黃致凱：我認為現在年輕輩在創作時，想說的比較多，但想溝通，也就是用觀眾有興趣、聽得懂的方式去

溝通的意圖好像比較少。在主題上，談宇宙末日、同志性愛、生死這些，可能受限於生命或創作經驗，比較容易談，要談拳拳到肉的生活議題可能比較難。我不確定學校現在怎麼教編劇，但感覺大家對舞臺劇可能的想像不夠多，稍微有論述能力的人可能都跑去寫影視了。可能有些作者覺得舞臺劇用比較抽象、隱喻的方式講，觀眾就能感受到，其實不見得，像以前瑛娟老師或堰鈴老師的作品，也不見得很寫實，雖有抽象拼貼，但裡面還是要有結構，隱喻要符合主題，不是亂槍打鳥丟訊息。我評審時會提醒自己，劇本跟詩、散文、小說最大差別就是要被演出，所以「可演性」是我的評選標準。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四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五票作品

〈亡心衝擊波〉（李惠美、林子竝、徐堰鈴、黃致凱、魏瑛娟）

四票作品

〈給我。還來〉（李惠美、徐堰鈴、黃致凱、魏瑛娟）

三票作品

〈剩日〉 (李惠美、林子竝、黃致凱)

兩票作品

〈神說〉 (徐堰鈴、魏琪娟)

〈雪山〉 (林子竝、黃致凱)

〈地獄有哭聲，你聽見了嗎？〉 (李惠美、徐堰鈴)

一票作品

〈無信者 The Faithless〉 (林子竝)

〈新生劇場〉 (魏琪娟)

○票作品

〈飛光錄〉

〈異地〉

〈說話 Seeing, Saying〉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無信者〉

林于竝：這部作品的結尾處理得很好，作者用一個很內部的語言體系去談性愛與戰爭，是一個結構漂亮的劇本。前面像一場性愛，中間有點變化，似乎跟某個操控力量結合，第三階段才發現原來性愛的背後是傳播病毒的陰謀，最後神來一筆，原來事件發生在一個系統裡面，劇本談AI世界、付費系統。把性愛場面、革命、被操控的慾望結合在一起，最終歸結到一個網路虛擬、非身體性的世界。我很喜歡這個劇本。

徐堰鈴：我也滿被這個劇本吸引，但認為它在場景間的對話好像有點銜接不足。不過聽完于竝老師所講，我想也許導演的調度可以幫助完整，或說明操控者是更虛擬的存在。用性這麼親密私密的事情來講集體操控，的確是有效果有感覺的，尤其那個軍人被要求去「幹」一個他無法接受的狀態，那很有肉感。但就是好像這場到那場掉了什麼東西，對話中間，他的驚嚇、衝擊好像沒地方描述，少了好幾塊文本。

李惠美：這個劇本在中間突然插了一段好像是報導的訊息進來，在角色和敘事上一直翻轉，但在人物為什麼會這麼做？那個「why」沒辦法說服我。而且感覺很政治正確，丟出很多訊息，卻要我們自己去拼貼人設、背景，整個結構到最後就變得很科幻，性愛不是問題，問題是詭異的描述沒有邏輯可follow。

黃致凱：我也認同于竝老師所講，透過文字的力量、性、戰爭處境，能感覺到創作者背後是有很強的表達意圖。但我的想法和惠美老師一樣，看到第十頁突然來了那段訊息，用什麼方式呈現？投影？獨白？作者沒講，我不知道該怎麼閱讀。如果我投他，代表我鼓勵大家用這方式寫劇本。

魏瑛娟：用性愛來跟國家機器或權力暴力並置，這種手法在過去滿常見的。但我們以前用的比較隱晦，現在這個劇本則是直接將大量的戰爭訊息丟給你，這或許是這個世代年輕人表達議題的方式。而我自己還是會渴望有一些留白，自己去補足想像；這個劇本把權力並置的東西講得太滿，對我而言太緊迫，沒有個人可以解讀的空間。

〈新生劇場〉

魏瑛娟：這部作品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特別精采，但從導演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在空間的設定很有趣：精神病院變成劇場，歷史古蹟到當代劇場，還有寫實人物跟鬼，這幾個層次讓人感覺好像可以玩一些什麼，比如古蹟，我就想到可以用攝影、文獻展資料來詮釋。雖然裡面談權力結構、老闆、市長

這些主題很老套，但導演有空間可以玩，這是我選這個本子的原因。

黃致凱：這算是能看得懂的劇本，有些劇本是看不懂的。我們都做劇場，對裡面的情境不難想像，但也少了一些驚喜，主題到後面沒有翻轉，且整體偏寫實，就容易找到劇本問題，比如角色停止前進，或某些角色功能性太強，沒有各自的目標產生衝突。就角色來說，衝突沒有持續，但就空間場景，閱讀時是可以有畫面的，好像可以做出來，不管是用影像還是非寫實燈光切割，或是投影。

徐堰鈴：這劇本隱約浮現一些老套的處理方式，且作者似乎有點怕人看不懂，寫得比較長。一開始閱讀時，覺得很像看黑特劇場，一直在抱怨勞務權問題，後來發現有另一檔戲要出來，以為要講樂齡，後來又變成鬼故事，主題好像一直被帶歪，最後「表演給院長看」，好像是種開放的結局，但不太懂意思，讓人不太滿足。

李惠美：我認為作者有點取巧，把一些政治正確的議題加進來，其實沒有深入探討，有點像教師宣讀教科書，點到就退回去。一直覺得在挖坑，好不容易讓人進去，又很快被趕出來。

◎兩票作品討論——

〈神說〉

徐堰鈴：這部作品的主题滿吸引人，跟「地獄有哭聲，你聽見了嗎？」一樣，有警世寓言的味道。好玩的地方在於，作者希望這是齣偶戲，這就可以被實踐，能用偶或別的媒體演出，不用擔心演員身體怎麼演驚嘆號之類的問題。我滿支持劇中講起源、真理、人類鬥爭、環境像地獄的種種比喻及控訴，以及預設人們投胎前上行前教育的情節，挺有趣的。在劇情上也有不斷推進，像第五場抽籤轉世，跟一些影視作品談輪迴、生命觀點類似，一開始看會有點混亂，但後段收尾是有概念的，像劇中寫「神」是所有數據總和、主體延伸。總體上，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議題，還算有鋪陳結構，雖然中間可能有些可增減的部分。

魏瑛娟：這個本子多少反映了新的世代的思維方式。我覺得可以用電動玩具的概念去讀，每個符號是視覺衝撞，篇幅很大的文字對我來說更像聲音，像我們刷短影音那樣很淺薄的聲音衝擊，還滿有趣的。如果我是導演，舞臺上就是非常多的符號在移動、拼湊、流動，聲音、議題的出現，到最後反映了什麼是神、大數據，我們怎麼活在其中。

林于竝：這種類似短視頻的臺詞或影像手法，會形成扁平的空間，不會有結構縱深感或情感深度。而我這邊有個疑問，這個劇本很具體的政治影射，帶有某種立場，很可能變成像大悶鍋那樣的諷刺時事，這是電視媒體很拿手的事；如果不是諷刺政治，那這個東西該怎麼處理？這是我閱讀這類劇本的疑問。

黃致凱：我跟于竝老師切入的方面比較像。但我期待的是，有沒有必要用那麼直接的方式呈現？有沒有可

能用預言？像《動物農莊》或《蒼蠅王》那樣，處理權力結構、秩序重建等等。我期待像這樣的政治東西，能用預言方式處理，不見得要指名道姓，而是去傾訴關於自由、生存、未來的焦慮。因為他談末日，代表他對未來不安。讀這個劇本讓我覺得很悶，好像沒辦法喘息。我會期待有沒有可能用別的語法來做。

徐堰鈴：我其實覺得這部作品有點像現代版的《群盲》，但它是直接告訴你，並且沒有宗教上的意圖。就像劇本最後寫的，新一批符號又要進來了，我們為什麼覺得悶和痛苦？好像我們被符號化了，而政治符號就是比較大、比較粗黑體的存在，大家都會看到都在討論。它好像在講我們現代人可能很盲目，看到什麼就去刷，什麼東西流量多就造神，其實沒有真的需要依循的，我們心裡沒有真的想去信仰什麼。劇中提及「你一言，我一語，也就成了世界的共識」、「我就是個主體，你們都是我主體的延伸」，其實反過來講的是生命共同體，惡是我們大家造成的惡；以及提到「憎恨的本質是承認他人的自由」、「你去衝撞體制啊」，可見作者的確有自己的思辨在劇本裡。只不過作者寫得像龐大的惡作劇，也許未來他會增加或修改幾場，我覺得這是這種劇本的特性。

〈雪山〉

林子竝：這個劇本把故事講得很清楚，也有點時空穿越的趣味，從一個局限的空間裡跳躍到另一個時空，時空轉換是說故事的重要手法，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講線性時空講不到的事。把兩個時空摻和在

一起，原本很不自然，很不寫實，但他用這樣的方式談出一點不同的情感，包括很特別的人的異狀，非一般的父女關係，一種很特別的滿幽微的情緒。

黃致凱：我也覺得〈雪山〉是少數把故事講得非常清楚的作品。礦坑作為一種隱喻，顯示出人被困在逃脫不出去的物理或心理空間。劇情中女兒突然出現，說爸爸已經死在這了，這到底是她講的是真的，還是我們看到的都是幻想？或是說如果我死掉，我女兒會不會這樣悼念我？我滿喜歡這奇想的處理方式，讓閱讀有節奏變化。另外，最後他們要用打火機、炸彈去爆破，這裡有舞臺上的action，這就是我說的，透過行動、角色目標推進，看到他們對生存還保持希望，這在這次劇本裡是難得看到的。但比較可惜的是，泰國人醒來時，沒提到主角是否看到他，他突然蹦一聲講話，成為自言自語，這裡有點曖昧，沒去講清楚，這影響到結局大翻轉的關鍵。結尾太重要了，決定這齣戲的精神。

李惠美：我和致凱的想法類似，也認為泰國人那段是很好的轉折，但作者沒在劇本裡清楚交代。移工是死了以後才自己說話嗎？或許更好玩的是根本移工沒死？轉折的呈現顯得很奇怪，彷彿為了政治正確才加入這段話；而且移工講的「這裡沒人知道我的名字」這一句應該是重要伏筆，他與主角是否存在於同一個空間裡？作者好像沒處理，突然出現這段，減弱了結尾效果。

徐堰鈴：我也覺得後面那段莫名其妙。後面有大演唱的感覺，這劇本作者好像做了個草稿，但沒能完稿。談及雪山隧道，我會想起吳明益作品，也可能會站在原住民觀點，像裡面使用布農族稱謂，我

以為可能會講不該炸山。中間轉折到底是死是活，以及與前後的伏筆，好些部分我覺得作者都沒有處理得很好可惜。

〈地獄有哭聲，你聽見了嗎？〉

李惠美：我原期待作者會重新看米蒂亞，尤其運用現在網紅流量來反諷復仇悲劇，可是閱讀後覺得敘事過程跳躍，銜接得很奇怪，如突然引用許多經典原文，那幾段陳述像是學生的作業，報告中一定要交代一下經典。

徐堰鈴：作者意在解構與重組米蒂亞，不能說失敗，也非成功，但感覺得出他在操作實驗。劇中反覆在講所謂「道德淪喪但法律無罪」這件事，把原劇的歌隊改成現在媒體，有些對白很直白，直白到一種暴力，讓讀者看到輿論是現代生活精神壓力也是暴力，而作者對孩子的建構也很混亂，一下乖巧一下殘暴。我覺得作者對解析文本、重建情境和辯論非常有興趣，基本上有達到讓讀者同情米蒂亞，但沒灑狗血。看這劇本要對原著了解，才能感覺到對照樂趣。

魏瑛娟：我以為我會看到重新翻轉米蒂亞的驚喜，也許期待太高，結果有點失望。我覺得不管是米蒂亞在性別、權力、母親角色甚至是女神角色上，我都沒看到更多新的可能性。有時候也覺得不夠完整，特別是女神這個角色，放在神話或母系社會裡，他內在建構的基礎都是不完整的，看的時候就覺得很沒有力。到底要怎麼看待「女神」？不管是文化或藝術意義，必須是完整概念。

黃致凱：作者使用米蒂亞結構，但只做結構，沒進一步做更關鍵的解構。裡面有個關鍵，比如談直播、有導演，這應該是重要領域，我原本以為他要談「復仇是一場表演嗎？」但好像也不是。不太知道為什麼用了現代結構，卻不去切入這個點。再來是後面突然出現「非穩定文本能容納的流動資訊化」列表，第十六點「絕不道歉，因為我的名字叫做正確」，我就不知道脈絡在哪。我覺得是作者還沒消化完畢，對我來說，若沒有好好消化完原典，作為編劇的工作是未完成的。

◎三票作品討論——

〈剩日〉

林子竝：我滿喜歡這個劇本的設定，有一種末世感，雖然世界快要毀滅，但卻出現一個很奇特的世界，劇本時間流動的方法很特別，所有風景與空氣因為這個設定突然都成立了，而且是有想像力的，它提供了一個很奇怪的時空造型，不管劇本處理得不成功，這造型出現奇特時空情境，是這個劇作家珍貴的智慧財產。從很日常的對話空間狀態，襯托出背後很奇特的時空，不同顏色的另一個世界，我喜歡這個劇本所營造出來的氛圍感，一種很有感覺的想像與觸感。

李惠美：我覺得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在「多」跟「少」的辯證上，什麼時候是夠的？你要多還是要少？他提出了這兩個辯證，用現在和未來去探討，是還挺有趣又簡單的比喻。唯一讓我覺得可惜的是，

前面敘事比較冗長，鋪陳很久，進到理解情境後，後段又收得太快，沒有伏筆再去堆疊，感覺手法上沒那麼純熟，有些青澀。不過在結構或寓意上我覺得有一種寓言式的趣味。

黃致凱：我大致認同以上兩位老師的看法。我也喜歡這個劇本是因為它是個寓言，以及它試圖去架構一個世界觀，這裡面有其邏輯，包括可能只有二十三小時的太陽，還有動力來源等等，它憑空架構了一個世界，很好玩。我初讀時，拿它跟〈神說〉比較，當我們提到對世界的焦慮、毀滅、不滿時，〈神說〉是用機關槍掃射觀眾，比較直接，而這個是用寓言來包裝，這是在創作上比較欣賞的。故事架構有趣，會一直想知道太陽到底指什麼？是時間、秩序還是未來希望？但坦白講，後面有點小爛尾，應該要去解釋吧？或者角色應該遇到危機，比如永夜、日蝕，然後發現原來太陽不是什麼而是什麼。通常這樣的故事，引導觀眾以為是A後來發現是B，就有辯證了。但它後面沒有經營這塊，也沒有講清楚太陽是什麼。也許像等待果陀一樣，作者也不知道。

徐堰鈴：我覺得整體劇本風格算是滿明朗的，輕快簡潔，我其實很喜歡這種現代語言的劇本，但我有點不知道兩家人的對照是什麼？最後豬油怎麼可以發動車子？還有後面寫後車廂裡面有一些奇怪的東西，真的是太奇怪了，過時地圖也就罷了，車廂裡還有頑固的口音、匆忙的腳步、裂開的公雞碗，寫到那邊想說我有沒有看錯？感覺後面抓不住了。後面又寫「吃飽再犯」，又有求和符號，我認為作者想要一個大結局的意圖太強烈了。新世界的比喻很棒，但完整度不夠。

〈給我。還來〉

李惠美：這部作品比較有趣的是，在演出的形式上真的有一些突破，而且很有趣，會讓人好奇地想趕快讀完。但在人物上，也似乎是這次評選作品中普遍的問題，就是很多角色都沒有所謂的人設，大家都可以是一個角色A B C，沒有任何醞釀馬上就可以說話和表演，突兀的感覺很難說服人。我倒是認為這部作品很適合做讀劇，不見得要演出。在題材上，串連YouTube、媒體、網路，滿迎合當代議題，不過對劇場的想像，有些設定比較不切實際。

徐堰鈴：我滿喜歡這個劇本。劇中涉及幾個議題：青少年、媒體形象。我滿喜歡主要角色「豆漿」的整個形象，從一開頭到後面，慢慢變得越來越強悍，或者說更熟悉怎麼操作，甚至簡直在做報復行動，這個很明確，會讓人家看得懂，而且想看下去。作者在備註裡寫要求高度流暢度，顯然對節奏掌握很明確。細看時覺得他寫作滿成熟的，不太拖泥帶水，對話精煉滿準確的，這點在其他劇本中顯得出眾。不同角色有不同說話方式。另外，他也滿大膽的，沒有文以載道，算是某種「墮落」的劇本，很忠實去記錄了一些很醜惡的手段、場面，讓觀眾的確會有被警惕的感覺。結尾的意圖沒有完成略為可惜。

林子竝：這個劇本的設定有趣，可惜作者沒處理好。換臉的設定很有趣，一個女生的臉、另一個女生的身

體，兩個人都被暴露，但露臉的女生承受了直接傷害，另一個暴露身體的女生，儘管不知道是誰，卻受到另一種的傷害。為什麼身體那個女生要把影片放出去？這牽涉到兩種力量，一個不希望自己被看到，一個希望自己被看到，這是網路性慾的一體兩面性。題材很棒，可是有太多「無關緊要的過場」，包括媽媽為什麼要出現？還有一些其他角色不是很清楚，也許換個設定讓他們去對話，主題可以更精準，甚至我認為篇幅少掉三分之一會更好。此外，他沒有好好去處理臉與身體、暴露與慾望、傷害與復仇的雙面性，還有豆漿跟蘋果之間的關係，作者的描繪都只是點到為止。露臉的女生與露身體的女生，兩人的對話一直沒有交織在一起。

魏瑛娟：如果在 Deepfake 出來之前，是不會有這樣的劇本。我看的時候會特別留意到底作者是如何面對不同時期的身體論述，從寫實的身體，到現在當代的虛擬、可以替換的身體。我覺得媽媽跟女兒是世代不同的表現，我們就像媽媽那一代對身體的認知，跟下一代對自己身體的認知，包括把私密影片上傳，他內在潛意識怎麼看待自己身體？這也很有趣，不只是暴露問題，或者是新世代跟自己身體是不是斷裂的？臉隨時可被換掉，身體隨時可被拼接？未來會不會頭是 A 身體是 B 手是 C？這些延伸出去的討論，作者沒提到，比較可惜。

黃致凱：這個故事在結構形式上滿有意思，就像我前面所講，表演者有時用第一人稱，有時跳出來用第三人稱敘述，所以我非常認同惠美老師所講將它變為讀劇。形式應該跟內容結合，因為這部戲談隱私被揭露，所以好像有隻第三隻眼睛，是這個社會在做評論等等，好像有機會往這邊做，但實際

◎五票作品討論——

上劇本中安排的討論不夠多；比如說，當身體被凝視時，是不是有機會用旁白方式，比如有些人代表社會觀點來看，會多一些角度。關於議題或雙面性，像我身旁有朋友被換臉，當然大部分情緒是被羞辱、利用，但有沒有一種可能是，當身體被換時，發現原來其他人看到我被換成這個身體會有感覺、會興奮？我會不會得到某種滿足的虛榮？我覺得好像再多一點這樣的層面，劇本會更有意思。目前也不是沒有，像後面那種百合味，我也嗅到一點點「喔原來我的身體可以用這種角度被欣賞」。但再多一點會更好。基本上這劇本讓我們看到可能性，還不夠成熟，至少故事能自圓其說把它講完了。最後，一樣是劇名，感覺能有更好的選項。

〈亡心衝擊波〉

李惠美：其實說真的，在這幾個本子裡面，這一部當然就是比較有結構發展，但我仍覺得有點虎頭蛇尾，前面醞釀的時候有些心機，埋下的伏筆令人期待，可是最後結尾就顯得奇怪。我很好奇大家支持的是什麼原因，我自己是有些勉強。

林子竝：這是很簡單的一齣戲，兩個演員，在一個心理治療的場景，這就是一個很確切的情境，但卻可以在一個簡單的設定下，經營出複雜的關係。一個性無能的男生來這裡，跟一個正經八百的治療師

之間很正式的心理諮詢，可是背後卻有一個慾望的暗流同時進行，所以這兩個關係就很微妙。此外，這個劇本表演性也很強，演員在讀了這個劇本之後應該會引發表演慾。還有我覺得作者把聲音跟慾望的關係處理得還不錯，所以對我來說是形式跟內容很一致的一個劇本。

徐堰鈴：這是一齣滿中規中矩的戲。劇情算是單純，對話也是很充實的。聲音的、聽覺的這個系統滿完整，包括幻聽、回憶中的聲音，以及配音員的聲音表演。比較特別的好像是配音員這個角色比較少在劇本裡出現，有一點吸睛。後來這個演員一人分飾兩角，我想的確就像林老師講的，在表演上會有一種吸引力。不過滿中規中矩的，因為以前大家都知道病人對心理醫師可能會有投射的移情作用，現在是直接就是那個移情是有那種性幻想的投射。這包括他自己陳述有妄想、躁鬱、幻聽、性功能障礙，他也很清楚知道每一次他大概要有錯誤認知的時候，就會有耳鳴，或者他會演那個手指偶，這種表演就是我們很清楚知道他現在有狀況了、恢復正常了。總而言之，就劇情、結構、表演來講，是整合度頗高可演出的作品。

魏瑛娟：因為我現在在讀心理研究所，所以看這整個心理諮商過程的時候，我就覺得該有的專業點有到，作者是有做功課的。我自己比較想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在想如果讓原先設定的男女主角調換性別，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會反轉，就會很有趣。嚴格來講，從榮格的心理學觀點來講，我覺得那個女生常常就是這個男生內在的潛意識狀態，這樣來看這部戲，其實就是一個人的自言自語，我們常常要壓抑殺掉我們的潛意識或陰影。如果是我拿到這個本子，我會玩性別對調，甚至第一幕

這樣，第二幕再對調。總之，它的對白也可以支撐我們來玩耍這點，完整度也可以支撐，所以我還滿喜歡這個本子。

黃致凱：這個作品最大的優點就是故事結構清晰。一開始我有點擔心覺得無聊，就是好像一個病人愛上診療師，因為太多作品都這樣。但後面覺得故事比較有趣，包括剛提到的，透過性愛聲音，我愛上的是你的聲音、你的人、還是你的靈魂？這部分後面我覺得還有那麼一點意思。我覺得瑛娟老師講得很好，性別翻轉應該會讓這部戲翻出新的東西，因為男女互為表裡，會挖到自己裡面那一塊。另外，我自己滿喜歡故事後半段有一個反轉，關於殺人與被殺，現實與夢境的辯證，我非常喜歡這一段，我們會跟潛意識裡面的人去完成一件事，他到底是人還是潛意識？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的潛意識想把我給殺掉？我喜歡這個調度，身為導演，看到這個場面我會興奮的，有舞臺劇場面，也有隱喻。所以綜合評價，這個劇本各方面都處理到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平衡，不過關於劇名，我也是期待能有更好的選項。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評審決議由獲得兩票以上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計分方式為最高六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亡心衝擊波〉（李惠美五分、林于竝六分、徐堰鈴四分、黃致凱六分、魏瑛娟六分）共二十七分。

〈剩日〉（李惠美六分、林于竝五分、徐堰鈴二分、黃致凱五分、魏瑛娟三分）共二十一分。

〈給我。還來〉（李惠美四分、林于竝三分、徐堰鈴五分、黃致凱三分、魏瑛娟四分）共十九分。

〈神說〉（李惠美三分、林于竝二分、徐堰鈴六分、黃致凱一分、魏瑛娟五分）共十七分。

〈雪山〉（李惠美二分、林于竝四分、徐堰鈴一分、黃致凱四分、魏瑛娟二分）共十三分。

〈地獄有哭聲，你聽見了嗎？〉（李惠美一分、林于竝一分、徐堰鈴三分、黃致凱二分、魏瑛娟一分）共八分。

決賽結果出爐：首獎為〈亡心衝擊波〉，評審獎為〈剩日〉，優等獎為〈給我。還來〉、〈神說〉。
會議圓滿結束。